
“特朗普冲击”下的日本战略 因应与中日关系

吴怀中

内容提要：特朗普上台前后，日本一度在心理上受到不亚于“尼克松冲击”的影响。日本的担心集中在全球体系秩序、亚太地缘政治、中日双边争端三大领域会否发生对己不利的变动上。这大体可归因为新时期安倍政府的“中国心结”。作为对策，日本在稳住同盟、维护秩序、拓宽外交、加强军事方面采取了主动措施。此类举措及背后的忧患意识近年已显，“特朗普冲击”起到了催化作用。冲击给日本及日美关系带来多方影响，短期内两者不免受到“责权利”等因素的困扰，中长期则利于日本加速迈向政军大国，助推同盟深化尤其是军事安全关系提升。受冲击影响，中日经贸关系或出现一些间接利好因素，但更明显的应是中国周边环境将出现更多的日本身影以及同盟强化与日本自强同时快进的复杂局面。中国对此宜长短结合、多向操作、综合施策，及早做好相应研判与准备。

关键词：特朗普冲击 日本战略因应 日美同盟 后 TPP 时代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7)02-0001-3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未来十年中国打造战略支点国家的理论分析与策略研究”(编号：14ZDA086)子课题。

二战后，由于美日特殊的同盟关系结构，日本多次遭遇因美国战略调整需求带来的外压和冲击。从纵向演进来看，日本对这种美国外压的应对取向，有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利用、从局部施策到全面筹谋的一个过程。特朗普的胜选与上台是国际政治的“黑天鹅事件”，一时间造成的对日影响不亚于当年的

“尼克松冲击”。^①“特朗普冲击”使日本起初在心理上受到冲击、陷于被动，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但特朗普欲调亚太政策也面临诸多制约，日美同盟的基本面并未质变，双方经过磨合与适应，在有惊无险中逐步消化此次冲击并稳固同盟，应是大概率事件。^②

实际上，大约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日经济总量逆转也即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首起，日本已逐渐为应对国际格局变化及同盟变调、增强自主自立行为能力而加快进行战略筹谋、预留政策后手。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纵日”“用日”因子，被安倍内阁反手用作“借船出海”、谋日崛起的部分不在其少。全面断言并勾勒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战略为时尚早，“特朗普冲击”给日本带来的影响起初主要体现在短期导致心理阴影陡增上，这已使得日本谋求自主自强的冲动瞬间值可能比二战后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强烈。其后，从当前趋势看，中长期内该冲击将逐渐转化并具象为美国对日政策作用力，而且可能是超过之前“亚太再平衡”涉日要求的高倍“量宽”压力。此轮冲击料将被安倍作为进一步促推国家战略转型、争当政治军事大国的机遇窗口——即便它仍面临复杂的国内因素牵制和美方羁绊，日本因此也会在外交及安全事务中谋求扩大作用和影响力，中日“遭遇战”“对抗赛”一幕或将更多地出现在地区敏感前沿和国际多边舞台。冲击给“安倍经济学”及日本经济带来压力，并因而可能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一些间接的利好因素，例如在贸易相互出口、财金合作需求、多边框架下维护自贸的政策协调等，但在可预见范围内，此种机遇明显掰不过两国政治安全的结构性矛盾。

如无意外，特朗普和安倍将能执政到 2020 年前后，这也大致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间节点。日本对“特朗普冲击”的战略因应以及日美同盟走向，将对中日关系及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复杂影响，如何趋利避害、维稳促好，需要及时研判并妥处。^③

^① “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性局面。此处的“尼克松冲击”，专指 1971 年 7 月美国宣布对华政策转变但之前对日本秘而不宣、从而造成一贯随美反华的佐藤政府慌张失措、外交进退失据的政治事件。

^② 在日本，“特朗普冲击”一词已被主流媒体及学术著述频繁使用。特朗普上台日短，对外战略及政策行为尚未展开，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的对美关系基本都处于密切注视和初期互动阶段。日本短期内的具体应对策略，受诸多条件制约，更多带有连续性和渐进性，而非明显的断裂性和飞跃性。因此，本文论述的日本战略调整，很大一部分为意向分析与趋势展望，而不仅是一步到位的政策行为。

^③ 特朗普上台前后，分析美国新一届政府内外政策的学术论文开始陆续出现，但尚无具体分析日本所受冲击及对中日关系影响的先行研究，笔者 2017 年 2 月 20 日以“特朗普”+“日本”为篇名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结果为零。

一、“特朗普冲击”与日本战略忧思

特朗普上台前竞选的政策倾向和口号，概而言之，代表了以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保守主义、白人至上、反精英为特征的“美国第一主义”，也开始被总结称为“特朗普主义”。其政治保守主义主要限于内政意义，但战略及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及收缩志向、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军事国防上的放责减负与自我主义，即不再愿意担当世界警察而只重点干预与美国利益有关地区，确实给日本乃至全球局势带来了很大的紧张和冲击。^①

特朗普对日本不满的一点是双边贸易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在这方面对日本形成了负面印象，并因此在大选中指斥日本从美国赚取高额贸易顺差并剥夺大量美国工人工作机会。当下，双方如果爆发贸易战，对“安倍经济学”成效及日本景气支撑因素将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日本之忧，倒不如说是多国共有。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使美国与贸易对象国之间都可能产生摩擦，而真正摩擦起来唯一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相关当事方只能妥协收场，所以应该说日本在战略层面上应并不是特别担心日美双边贸易摩擦。

表 1 特朗普早期相关言论对日本的影响

国别	言论内容要点	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对日本	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要求增加驻日美军的费用负担，容忍日本核武装等	有动摇日美同盟基础之虞，动摇日本依赖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累及经济环境
对中国	宣称中国夺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但对外交和安保没有过多涉及	美国变得内向，减少对东海和南海的介入，中国将可能加强海洋活动及扩张
对俄罗斯	欣赏并称赞普京总统，表露亲俄倾向	美俄关系改善，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以及关系改善有望进展但动力也会减弱
对朝鲜	表示有与金正恩委员长举行会谈的准备	可能越过日本对朝直接开展对话路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日本主流媒体 2016 年 11 月 10 日的报道归纳。

^① 读卖新闻社 2016 年 11 月中旬举行的日本民意调查显示，受调查者中，58% 对今后日美关系感到不安，只有 8% 感到期待；62% 对特朗普当选回答“不好”，15% 回答“好”。参见：「今後の日米関係に不安 58%」、『読売新聞』2016 年 11 月 14 日。

特朗普胜选一度造成日本“政治地震”和“舆论风暴”，安倍政府及主流舆论对“特朗普冲击”可能对 TPP、日美同盟以及日美中关系走向造成的影响抱有种种不安和焦虑。随着事态发展，这些焦虑主要聚焦到以下三大方面。

(一) 全球层次：担心美欧日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发生动摇

1. 担忧总体国际战略格局及环境变化

二战后，美国主导构筑了以联合国和西方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国际政治体系，以关贸总协定（后为世贸组织）、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体系，以自己为首的一系列军事同盟构成的安全体系。近年，国际权势转移、诸多“黑天鹅事件”强烈冲击着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使西方主导的秩序确实发生着重大变化。相较于二战后美国历届领导人，特朗普起码最初维护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识并不强烈，认为美国衰落的根源是自由贸易和向世界无度提供公共产品和安全保障，他曾表态“美国不再担任世界警察”、美国应减少甚至撤出对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支持。有人把“特朗普主义”称为“第二次尼克松主义”，担心美国全球领导力下降并对世界事务放弃责任。例如，福山在《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一文中认为，特朗普是否顽固地决意要推动他事先宣扬的孤立主义及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等，将极大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及军事秩序。^① 日本由此担心美国放弃对外核心价值观并从世界事务中抽离，美式霸权以及“美国治下的和平”局面、美欧日主导的世界体系遭到大幅削弱，而这将可能导致“世界的中国化”。^② 日本历来对国际环境的变动十分敏感，认为这可能预示着其赖以发展和繁荣的国际宜居环境遭到损害，国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2. 担忧 TPP 失效导致世界经济贸易秩序及亚太规则主导权的变动

特朗普上台旋即签署总统备忘录，以使美国退出 TPP。全球自由贸易及市场体系机制的维持依赖美国霸权，如果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那么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横行，日本赖以繁荣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通商战略将遭到重创。所以，TPP 被日本认为是涉及贸易秩序规则的主导权、压制中国、日本赖以生存的通商政策和环境的综合战略问题。用日本外相的话说，TPP 不仅是贸易问题，也是政治和战略问题——关系到 21 世纪世界及亚太标

^①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2016年11月2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27? page=2> [2017-01-30]。

^② 西本紫乃「トランプ勝利で中国化する世界」、2016年11月11日，<http://wedge.ismedia.jp/articles/-/8195> [2017-01-30]。

准、规则和秩序以及地区稳定的问题。^① 无疑，如果 TPP 破产，日本将面临其国际战略失误和挫败的一大困境。

（二）地区层次：忧虑亚太格局及南海局势“变天”

日本非常担心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会否发生变化、能否可持续发展。相对于奥巴马一再标榜自己是“亚太总统”，提出“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式外交政策，似乎不愿承担全球安全责任，偏向于孤立主义和战略收缩，这对日本来说将是涉及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和秩序大变化大调整的严重问题。特朗普曾表态“重新定义与中国的关系很重要”，美国如果减少对亚洲的干预力度，亚太再次发生“尼克松冲击”式的事态，中美对日展开“越顶外交”或就亚太事务进行战略协调、达成“分割太平洋”默契，那么日本将无法用目前这样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及中日争端，须被迫重新思考对外战略。^②

安倍政府还非常在意南海局势及争端走向。日本主流媒体如《日本经济新闻》在 2017 年 1 月的社论中称，中美对立正在动摇亚洲各国的主轴，菲律宾、泰国正在对华接近。如果美国减少干预亚洲，域内将分裂为亲美圈与亲华圈，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将更加活跃。^③ 特朗普新政府对亚太多边合作机制的态度、对地区热点问题的介入都带有不确定性，日本认为这可能使亚太秩序发生不利于日本的巨大动摇，中国将趁机主导亚太事务。“特朗普冲击”使得亚太地区充斥着“动荡时期的战略不安全感”^④，这一点尤为显著地体现在日本身上^⑤。

（三）双边层次：担心同盟裂隙导致对华博弈不利

特朗普的竞选言论含有使美日关系不安定、不确定的成分，这引发了日本对同盟进入“不确定时代”以及如何处理安全保障等国家根本问题的忧虑。相比之下，以往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从未出现过批评《日美安全条约》和挑战同盟政策的候选人。

比起前任领导人，最初特朗普对日本和韩国等传统盟国的热情要小得多，他指责这些国家搭美国便车，美国所尽义务太多、负担太重。特朗普威胁日本如果不更多负担驻军费用或安全支出（即交足“保护费”），那美军就撤走并请日本自

① 岸田文雄「变化の年を展望する」、『外交』Vol. 41、Jan. 2017、13—14 頁。

② 日本政界及战略界一直有很强的意见认为，中国提出“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是在试图与美分割太平洋、谋取西太平洋霸权。

③ 「揺れる世界と日本(2) アジアの安全保障に新しい息吹を」、『日本経済新聞』2017 年 1 月 3 日。

④ 布热津斯基《动荡时代的不安全感》，《环球时报》2017 年 1 月 3 日。

⑤ 日本同时也担心，作为商人的特朗普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观，这将导致日本在亚太主战场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变成唱独角戏，缺少公信力和吸引力。

便——包括发展核武器，这被日本的保守战略派人士称为“是未曾有过的国家危机”^①。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外交政策皆绑定于日美同盟，安倍的对华强硬政策是以同盟有效威慑和美国重返亚太为前提，这一点使得日本在形势骤变期的战略回旋余地甚至都不如菲、越等中小国家。

所以，如果日美同盟可靠性、美国对日安全承诺出现问题，那么安倍现在推行的这一套安全战略与对华政策将失去支撑，难以维系。安倍二次上台四年多的努力成果，不说白费也将大打折扣，面临不能承受之重。同盟削弱，意味着其威慑和牵制中国的作用大幅下降，本已底气不足的日本政府迄今不厌其烦向美确认“钓鱼岛协防”可靠性，特朗普上台则更使日本部分保守政客与战略派人士担心“中国确信美国在关键时刻不会保卫日本，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对日本寻衅开战、夺取钓鱼岛”^②。尽管安倍上台以来一直在做准备，包括大力推进“战略性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不完全把国运交到美国手里，增强自主自立行为能力，但目前还是无法应对没有同盟支撑的对外局面与对华博弈。与此同时，在“安倍经济学”始终无法在短期内大有起色的情况下，如果安全与外交政策陷入极大的被动局面，安倍能不能维持长期政权即担任首相到2020年前后都会成大问题。

二、日本的因应举措与策略重点

安倍政府在对可能的“特朗普冲击”表示出非常担忧^③的同时，也显得谨慎乐观或一定底气，原因是认识到如下几点：（1）特朗普在国内也面临很多制约因素，并非为所欲为，上台前后大不一样也是政客常态。事实上，日方政要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特朗普胜选前后不同的表态，初步服下了定心丸。（2）日美之间的需求是相互的，美国也离不开日本。如果美国放弃世界霸权、甘于同盟体系瓦解，完全退回孤立主义则另当别论，但特朗普实际也是要夺回强大美国，不会坐视美国在国际上完全收缩。日本的众多重要政治人物都

① 田久保忠衛「新春対談—トランプ・ショックと日本の覚悟—」、2017年1月11日、<https://www.nipponkaigi.org/opinion/archives/8715> [2017-02-20]。

② 落合信彦「中国が尖閣を奪いに来ても米軍は日本を助けない」、2017年1月24日、http://www.news-postseven.com/archives/20170124_480223.html [2017-02-20]。

③ 国际社会和各国对特朗普上台的担心具有某些共性，但绝大多数担心的背后，并不像日本那样存在一个难以解套的死结因素——对中国的竞争与防范。

认为,说清楚互惠互助这一点,日美之间的问题差不多就可以解决。^① (3) 日美同盟是世界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同盟之一,经过多年的经营和打造,从战略磋商、政策协调、文件规范到实际工作部门沟通、一线部队联合指挥作战及演训,日美同盟的制度化、机制化已经比较成熟,不会因领导人更替而轻易发生剧变。不过,尽管如此,能否在初期阶段说服特朗普并与之达成同盟共识,确实会影响日本外交安全战略的成败得失。鉴于此,迄今安倍倾注全力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 稳住同盟: 政治公关与经济利诱

日本主动密集开展对美首脑外交与高层沟通。2016年11月特朗普胜选至今,安倍已三次访美。日本认为,同盟能否一如既往地得到维持并巩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倍与特朗普之间能否建立互信关系。11月9日,特朗普当选后,安倍立即做出反应,向特朗普发去当选贺电,强调“亚太地区的安定给美国带来和平与繁荣”,日美两国“因普遍价值结成了坚固和不可动摇的同盟关系”,同盟是“面对国际社会问题时互相合作做出贡献的希望同盟”,日美将“为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发挥主导作用”。^② 10日,安倍主动致电刚刚胜选数小时的特朗普,重申“亚太是美国的力量源泉,牢固的日美同盟对于确保该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特朗普在电话中则回应称“日美是卓越的伙伴关系,应加强这种特别关系”,日本官方认为电话会谈对于“构筑个人信赖关系意义重大”。^③ 17日,安倍专程飞经纽约与特朗普会晤,也由此成为特朗普当选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作为现职国家领导人专程去拜见别国候任总统,应该说是世界外交史上的罕见事例。^④ 双方未透露此次会面的具体信息,之后安倍声称“确信特朗普是值得信赖的领导人”,“会谈使他确信双方可以共筑信赖关系”。^⑤ 显然,安倍已将全力与特朗普政府构建合作关系确定为2017年的外交首要任务。为了给日美同盟定调并让特朗普受制于同盟的既定遗产,安倍还在2016年12月到访夏威夷,与奥巴马共同演出日美战

① 「安倍晋三首相、日米同盟強化へ来月中の訪米目指す」、『産経新聞』2017年1月21日。

② 首相官邸「安倍内閣総理大臣発ドナルド・トランプ次期米国大統領宛祝辞」、2016年11月9日、http://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1874.html [2017-01-30]。

③ 首相官邸「安倍総理大臣とトランプ次期米国大統領との電話会談」、2016年11月10日、http://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1875.html [2017-01-30]。

④ 2016年9月,安倍在纽约只拜会了希拉里。由于“押错宝”,导致特朗普胜选后安倍格外紧张。

⑤ 首相官邸「トランプ次期米国大統領との会談」、2016年11月17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actions/201611/17usa.html [2017-01-30]。

后“宽容”与“和解”的历史一幕，同时着力向外界展示二战结束70年后日美“已成为世所罕见的牢固同盟”，是共同解决世界难题的“希望同盟”。^①

日本还抓紧利用一切渠道与特朗普执政团队建立新的沟通联络渠道，构筑人脉及信赖关系。在选举结束之后，安倍指示尽速与特朗普阵营建立联系和信任关系，11月14日即派首相助理、自己的外交助手河井克行，以及外务省审议官秋叶刚男赶赴华盛顿，尝试接触有望成为下届政府班子的团队人员，就日美同盟、美国亚太战略以及TPP等向美方摸底，并为安倍与特朗普会晤预做准备。2017年1月特朗普就职仪式前，日本国家安保局局长谷内正太郎访美，外务省和防卫省则加紧根据美方人事安排情况构建对口关系。2月末，谷内再次访美，与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以及国务卿蒂勒森等举行会谈，就朝核问题、东海及南海局势等举行磋商，并就进一步加强同盟合作达成一致。^②安倍政府说服美方的说辞，常由以下三件套组成。

1. 对特朗普开展补课、释疑工作，说明同盟重要性以及日本对美国亚太主导权和利益的重要性

安倍政府在特朗普选战期间即向其说明日本以高于其他盟国的比例负担驻日美军的费用，岸田外相建议安倍向特朗普灌输“日美同盟不仅对日本，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美国的利益也是至关重要”^③，稻田防卫相建议安倍向特朗普执政团队说明“强化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强化日美同盟、强化与有关国家的关系”的日方政策路线。^④有迹象显示，日、韩两国防务部门已同特朗普团队接触商讨“保护费涨价”的有关问题，日本对以可能的适当方式帮助美军减轻负担不持正面反对态度。

2. 对特朗普投其所好，以经济合作为切入点，以利益为诱饵，找到构筑信赖关系的契机

特朗普的“就任百日行动计划”要向基础设施投资1万亿美元，看重美国国内投资与就业。2月10日，安倍访问美国给特朗普送上大礼包，内容包

① 首相官邸「米国訪問 日米両首脳によるステートメント」、2016年12月27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1227usa.html [2017-01-30]。

② 实际上，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等人在竞选期间就与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参议院议员塞申斯等人进行过接触。特朗普亲信迈克尔·弗林也曾于2016年10月访日，与菅义伟等会晤。

③ 「岸田外相、日米同盟の重要性説明=安倍首相・トランプ氏会談で」、2016年11月13日、<http://www.jiji.com/jc/article?2016111300045&g=pol> [2017-01-30]。

④ 「防衛相『トランプ氏、選挙後演説に変化』日米関係で」、『日本経済新聞』2016年11月13日。

括未来十年内向美国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1500 亿美元，在美创造 70 万个就业岗位和一个事业规模达 4500 亿美元的基建市场。双方会谈时还就启动“高层经济对话”达成协议，将以麻生副首相和彭斯副总统为首就贸易、宏观经济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等三大领域合作进行磋商。安倍在 3 月 2 日的国会上还暗示该对话给日美 FTA 也留有余地。^① 在安倍的推动下，2016 年 12 月日本财阀孙正义访美宣布，软银公司将向美国投资 500 亿美元、创造 5 万个就业机会。安倍 2 月访美前还特意召集丰田公司负责人，促其增加对美投资及增加就业。

3. 借用“中国因素”，以“中国威胁论”“挑战美国霸权论”，游说特朗普在安全和经济方面调整、改变政策

比如，提出 TPP 是一种经济政治联盟，如果放弃则会让中国获得经贸领域规则制定主导权；在安全领域，向特朗普宣称如果美方施行亚太战略收缩，则该地区将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

（二）扶助体系：挽救 TPP 与构建“后 TPP 秩序”

日本东亚及亚太战略的顶层设计，是守住对其有利的美日主导的既成秩序，抵制并抗衡中国在东亚形成主导地位。最近几年日本战略界推出的“大战略”论著中，都点明日本的首要大战略是“作为先进民主国家”，维护亚太既有秩序，吸收消化来自新兴国家的冲击。^② 日美主推的 TPP，本质上也是意在反制中国以及新兴国家主导构建经济贸易秩序和规则。日本本来雄心勃勃，希望以 TPP 为模板，兼容或统摄其他自贸安排，打造有利于己的亚太规则或世界标准。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即废 TPP，使其生效变得渺茫无比。安倍政府的新贸易政策是以与美国一同主导 TPP 为核心，现在原定计划被严重打乱，将被迫重新描绘新的贸易战略。对此局面，安倍采取了两手应对策略。

1. 试图争取挽救 TPP 或变相为其“续命”

安倍内阁加速推动众参两院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和 12 月通过了 TPP 批准案及相关法案。安倍 11 月 14 日在国会表示，在美国政权交接之际，必须由日本主导 TPP 尽早生效。^③ 12 月的秘鲁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日本还推动召开 TPP 参加国首脑会议。安倍意在通过此举对美国造成既成事实和

^① 共同社报道，同期，美国政府已表态将以缔结美日双边 FTA 取代 TPP，将可能要求日本在农产品等领域做出比 TPP 更大的让步。

^② 谷内正太郎编『日本の外交と総合的安全保障』、ウェッジ、2011 年；『日本の大戦略』、株式会社 PHP 研究所、2012 年。

^③ 「TPP 安倍首相、なおトランプ氏翻意を期待」、『毎日新聞』2016 年 11 月 14 日。

先期压力。同时,安倍也不放弃说服美国总统及国会的努力。安倍在特朗普胜选后对美表示“确信美国必将重新认识包含 TPP 在内的世界自由贸易新规则的重要性”^①,即便在 2017 年 2 月会晤特朗普时也仍然在试图变相说服美国回心转意,提出两国应“在亚太扩展自由贸易和投资”,“日美应主导在亚太构筑自由、遵规的公正市场”,主要理由是 TPP 不能达成即美国不来主导则亚太贸易规则将由“不重视知识产权”“以国有企业为主打”的中国改写和主导。^②实际上,美国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康纳尔和众议院议长瑞安原本都是自贸推进派,一直在探索批准 TPP 的可能。再有,安倍也试图用间接方式打动特朗普,即游说其他成员国尽快完成国内法手续或共同努力使 TPP 尽早生效,甚至还暂不正面反对智利等国邀请中国参加 TPP 成员国会议。安倍表示,“日本将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以 TPP 成果为基础,今后努力实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高质量协定”。3月1日还在国会主张推进与美国之外的 11 个参加国之间的多边谈判。^③这表明,日本政府仍试图以各种措施将 TPP 的规则变相地延续下去,以最终达到使其作为亚太自贸共同规则的目的。

2. 同时推进其他的日外自贸谈判,塑造利日贸易体制和格局

日本将全球及亚太自由贸易系统视为日本发展和繁荣的根本保障,正加速其他的 EPA 和 FTA 谈判。安倍政府把日欧 EPA 视为“最后堡垒”,首相官邸正主导加速推进农产品关税及政府采购的妥协,将尽全力促成 2017 年内达成框架协议。2017 年 2 月,日欧围绕 EPA 举行部长级磋商,确认了早日达成框架协议的方针;3 月起安倍将展开春季外交,走访同样对特朗普经贸政策抱有警惕的欧洲各国,强调日欧 EPA 的重要性。日本原则上对推动 RCEP 并不是很积极,但特朗普胜选形势明朗后态度有变,开始加速说服印、澳等国采用高标准的自贸门槛^④,并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在神户主办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 TPP 后的首次 RCEP 工作会议。同样,鉴于中美正在谈判投资协定,韩美已签自贸协定,日本将加快与中韩谈判 FTA 并尽量导入高标准规则。对于以

① 首相官邸「国際交流基金日米センター/安倍フェローシップ25周年記念レセプション」、2016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actions/201611/15reception.html [2017-01-30]。

② 首相官邸「日米共同記者会見 安倍総理冒頭発言」、2017 年 2 月 10 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210usa.html [2017-02-20]。

③ 《安倍称将与美国以外的 TPP 参加国商讨》,共同社 2017 年 3 月 1 日电。

④ 例如,在 2016 年 11 月发表的《日印共同声明》中,双方确认合作达成高质量的 RCEP 协议。参见:外務省「日印共同声明」、2016 年 11 月 11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03259.pdf> [2017-01-30]。

上日本的这些努力，岸田外相曾有很好的总结“为了维持和发展亚洲及全球自由贸易体制，政府正以最大努力尽早完成已近收尾的日欧 EPA 谈判，同时以高质量为目标推进 RCEP、日中韩 FTA 等其他经济合作谈判，还将为促进 WTO 的各种谈判做出贡献。”^①

（三）外交争取自主：打造战略性外交“升级版”

安倍二次上台执政以来，大力推动“俯瞰地球仪”的“战略性外交”，用意之一在于通过拓宽战略回旋空间、提升国际地位，间接为日本积攒自主及“脱美”的资本。与中国持续爆发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时，奥巴马政府的态度其实并未能让日方彻底安心，“特朗普冲击”进一步促使安倍政府加大力度展开自主外交行为，所以“战略性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尽量以己为主、不等不靠、拓展活路。比起前任，安倍主观上非常愿意开展战略性的日本特色大国外交，热衷于参与大国博弈游戏并比肩全球政治领袖，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紧跟美国的小国外交和低调外交。岸田外相在特朗普当选后的发言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思路：国际秩序正经受挑战，日本在国际社会要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开展战略性外交，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②

在并不十分确定特朗普是否将严守美日同盟安全承诺的情况下，在战略和地缘政治方面，日本无疑将进一步准备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外交作为和军事影响力，增加政策选项和筹码来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安倍政府作为政策工具使用的有海洋外交、价值观外交、经济外交、安全防务外交、全球治理外交等，作为政策载体推行的有同盟与伙伴关系联网、功能性志愿合作、民主同盟协作、中等强国联合、印太融合等。具体而言，特朗普胜选后，日本为求自主而加速推进的升级版战略性外交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联合区域大国和中等强国，拓展外交空间，打造支撑日本外交战略构想的地区支点国家体系

这些国家有印、澳、印尼、越、韩、英（或法）、沙特等。这实际是大国外交或至少是强国外交的典型行为，如美国在其同盟网中紧抓支点国家，中国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构想也需此类国家，而小国外交、依附型外交是不需要也没有能力在全球重要地区推进类似政策行为的。2016年11月邀请印度总理到访，2017年1月安倍新年首次出访即选择澳、印尼、越等国，2—3

① 岸田文雄「变化の年を展望する」、『外交』Vol. 41、Jan. 2017、14頁。

② 同上书，第7—9頁。

月日本天皇访问越南与泰国,2月朝鲜核导危机后借机拉紧日韩安全联系,3月接待沙特国王访日等等,从中可见,不通过日美同盟路径的日本对外双边或小多边重大外交政策行为明显增多。其中,最明显的是通过对印度让步并签署《核能协议》、提供全方位经济和安全合作,以构筑日印准同盟关系的举措。

2. 开启“战略直通车”,联系全球的战略极或力量中心,借“大国游戏”抬高地位,撬动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典型案例是日本越发重视与欧盟、北约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往来和对等互动。安倍政府对与欧盟或北约展开战略协作非常重视,进入2017年后,日法举行“2+2”会谈,开始谈判《物资与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日英启动先进战机等尖端武器联合研究。安倍政府还力争打开日俄关系局面,改善对日不利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2016年11月9日,就在特朗普胜选前夕,谷内正太郎访俄,与俄安全会议秘书举行长时间会谈。12月,日俄举行首脑会谈,安倍不惜以“新方法”——八项经济合作计划以及在四岛开展共同经济活动的“特别制度”,来争取对俄缔结和平条约并解决领土问题,打开日俄关系僵局。^① 据报道,安倍4月还将访问俄罗斯,希望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取得进展。

3. 盯住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次区域,重点投入资源,使这两个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的次区域维持对日有利地缘态势,建立外交自立所需的近邻依托带和后院优势区

首先,日本竭力改善于己不利的东北亚外交态势。2016年11月,日韩在经过几多周折后,终于签订了《军事情报互换协定(GSOMIA)》,使双方安全合作进一步取得发展条件。为应对“朝鲜威胁”,日本高调支持“萨德”入韩,参加美日韩军演及推动安全合作,推动日美韩外长协调会议,日本还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主导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案,推动三方在半岛问题上进行协调,以此增加对半岛局势的影响力。^② 其次,与在东北亚寻求转变相反,安倍外交在东南亚与南海的着眼点是“守旧维稳”——拉住和稳住“疑华”“制华”阵线。为此,2017年1月安倍在东南亚访问时所谈议

^① 首相官邸「日露共同記者会見」、2016年12月16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1216kaiken.html [2017-01-30]。对日缓和原来是俄罗斯在外交困局下的一张牌,用以撬动西方阵营。但随着美俄关系缓和,俄缺少对日妥协动因。

^② 岸田文雄「变化の年を展望する」、『外交』Vol. 41, Jan. 2017、9—10頁。

题大部集中在海洋秩序、安全保障等方面，他呼吁各国应携手维护亚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为此不惜将越南称作“共有基本价值观的伙伴”。^①

（四）安全谋求自立^②：加强自主防卫能力与军事资本

特朗普要求盟国更多承担自我防卫责任，甚至扬言日韩可以为此发展核武。虽然此言在心理上给尚未做好“自立”准备的日本带来冲击和焦虑，但在方向上却与安倍政府谋求“国防正常化”“军事大国化”的愿望相契合。安倍正利用此机“借船出海”，因势利导，变挑战为机遇，在可能的范围内做足“强军”文章，以使日本尽可能拥有自主防卫所需的资源和能力。2016年11月11日，稻田防卫相就特朗普要求同盟国多挑防卫负担对记者表示“这也是考虑自己保卫自己国家的好机会……”^③自民党重量级国会议员、前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在同月电视节目中的发言也具有代表性，他表示，特朗普对日美同盟理解不足，美国总统的一句发言就让日本的安全保障处于不安，应该以此为机考虑怎样处理日本独自的安全保障，即讨论日本为了实现独自保卫自己应该做些什么、需要何种装备体系和法律修订。如果不这样，美国每次更换总统日本就会处于不安。^④2017年2月2日，安倍在国会答辩时言称“安全保障政策的根本是自我努力，基于此种认识，谋求强化我国自身的防卫力量、扩大自己可能发挥的作用是当然不过的”^⑤。2月4日，稻田防卫相在与马蒂斯国防部长举行会谈时直言“基于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日本将从质与量两方面强化防卫力量，尽力扩大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⑥，此“量质双强”整军论一时语惊内外舆论。

针对新形势，安倍政府采取多种举措，加快构建日本自主防卫态势和军

① 首相官邸「フィリピン・オーストラリア・インドネシア・ベトナム訪問についての内外記者会見」、2017年1月16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116kaiken.html [2017-02-20]。

② 此处的“自立”，并非指日本在短期内抛开日美同盟、成为自我完结型军事大国，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加强自主军事能力的一种趋势。有分析认为，日本要实现军事独立并维持现在的威慑能力（加上日美同盟），需要2000多亿美元的防卫开支，因而缺乏可行性。参见：武田康裕・武藤功『コスト試算 日米同盟解体』、毎日新聞社、2012年。

③ 「稻田朋美防衛相、トランプ氏当選で自主防衛強化『考える機会』、『産経新聞』2016年11月11日。

④ 「米大統領にトランプ氏 小野寺五典元防衛相、日米同盟への理解不足懸念『これを機に日本独自の安保議論を』、『産経新聞』2016年11月12日。

⑤ 「首相 同盟強固にしつつ日本の防衛力強化」、2017年2月2日、<http://www.news24.jp/sp/articles/2017/02/02/04353118.html> [2017-02-20]。

⑥ 防衛省「日米防衛相共同記者会見概要」、2017年2月4日、[http://www.mod.go.jp/j/press/kisha/2017/02/\[2017-02-20\]](http://www.mod.go.jp/j/press/kisha/2017/02/[2017-02-20])。

事大国影响力。

1. 适时调整方针政策

据日媒报道，因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国增加贡献以及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提前修改2013年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预定于2017年底完成。防卫省已成立内部研究会议，执政党自民党也于2月初启动了讨论新防卫力量建设的联系学习会。^① 现行大纲是由安倍内阁在民主党政府2010年所定大纲的基础上修补而成，此次被提前重修当为突出“安倍色彩”，即制定“统合防卫战略”和“日美共同作战计划”，进一步增加未来五年的防卫预算，持续扩充日本的军备和作战能力等。^②

2. 有条件地增加防卫费

安倍在2017年2月2日的国会答辩中声称，“没有打算将防卫费控制在GDP 1%的范围内……考虑到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等因素，并没有什么1%的上限”^③，而某重量级政治家则表示防卫预算可以增加至1.5%的程度。^④ 美国政府2月27日发布2018年度预算框架，将大幅提高国防预算以强化美国军力。稻田防卫相28日就回应表示欢迎美国此举，日本将积极对待美方的方针。日本政府人士期待，如此一来日本增加防卫费用也会得到国内舆论理解，自卫队干部则表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用，日本应顺水推舟、予以接受。^⑤ 因而，如果美国提出日本防卫费应像北约国家那样朝占GDP 2%的方向努力，日本利用此种外压逐渐将防卫费提高到1.0%—1.5%区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 因势扩充装备、扩大业务

稻田防卫相2017年3月在国会表示日本拒绝排除获得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可能性，她声称日本“不排除采取任何手段的可能性，我们将考虑多个选项”。^⑥ 安倍对此态度也很积极，指示自民党内部就此进行研究。有分析认为，日本利用“特朗普冲击”、朝鲜核导危机，将加速获得先制攻击所需的武器，例如购买“战斧”巡航导弹、配备导弹的无人攻击机或者为F-35战机配备对地打击武器等。日本还正在积极升级现有的反导系统，并开始研究部署

① 《日本政府研究提前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共同社，2017年2月18日。

② 「防衛大綱前倒し改定へ防衛省内部に検討会議を」、『産経新聞』2017年1月30日。

③ 「防衛費 GDP1%以内に抑える考え方ない安倍首相」、『朝日新聞』2017年3月2日。

④ 「防衛費とGDP 1%枠問題が再燃」、『東京新聞』2017年2月17日。

⑤ 参见《聚焦：美国增加国防费或改变亚洲安全环境》，共同社，2017年2月28日。

⑥ 「敵基地攻撃『排除せず』稲田氏、対北対応で見解」、『東京新聞』2017年3月9日。

“萨德”的可能性。2017年1月13日，稻田防卫相视察美军关岛基地的“萨德”系统，暗示将在2017年夏季之前决定是否引进。^①此外，针对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介入“非重要”国际事务存在收缩倾向，日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介入国际安全事务，尤其利用《联合国维和行动法》和《国际和平支援法》等新安保法的可操作空间，介入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影响进一步扩大到亚非拉地区。稻田防卫相、柴山首相助理等日本政要2016年频繁到访吉布提或南苏丹，视察自卫队海外基地和日本维和部队，训示并激励队员发挥国际贡献。从趋向看，这将成为日本对外影响力提升的显耀增长点。

4. 拓展军事外交和安全合作，自保两洋“核心利益”

安倍政府将东南亚有关国家、澳大利亚、印度作为地缘政治与安全战略的支点国家，着眼印太两洋和“菱形四边”，在安全防务合作上进行深耕细作，这一点在特朗普胜选后尤其显得明白。2017年1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可相互提供弹药支援的新版《日澳物资与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②，形成了事实上的日澳准同盟关系，从而在印太两洋获得澳、印两个独立地缘支点。借助与以上国家的合作，自卫队频繁出访、演训，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意图对日本极为依赖的西南与东南两条重要海上交通线（SLOCs）进行介入并提供间接保护。二战后美国提供全球部分公共产品，包括对一些海上重要通道的保护，但特朗普上台使这一切变得不再天经地义。安倍早就有意经略印太、打通两洋，构筑日美澳印“民主安全菱形”，借助“特朗普东风”，日本自卫队将会更多地走出美军的“衣摆”，作为独立作用元素活跃在印太两洋的海上要道。

三、日美同盟前景与日本战略走向

从短期动态来看，特朗普上台给日美同盟关系带来困扰和局部震荡，双方不免博弈与矛盾，但双边同盟的基础及属性未生异变，彼此借重成分日渐增大，相互利用价值仍在上升，两者合谋亚太主导权的趋向不会转改。短期磨合过后，同盟关系当得以稳定和强化，其中军事安全关系的深化恐较之前更为突出。

^① 「日本にTHAADは必要か」、[https://japan-biz.com/2017/01/17/thetaad/\[2017-03-03\]](https://japan-biz.com/2017/01/17/thetaad/[2017-03-03])。共同网2017年3月2日称，为应对朝鲜核导对日本的威胁，日防卫省已将“萨德”的导入和部署列为备选项之一。

^② 外務省「日・豪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2017年1月14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24461.pdf>。

同时,由于安倍在2017年3月初已开启延长执政之门,同盟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权责要求将使日本面临“军事跃进”与“外交量宽”良机,这无疑更有助于安倍实现其政治抱负,即在加强同盟的同时做大做强自己,使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加快自主自立步伐。战略性利用同盟是安倍版的日本复兴现实路线,日本国家“正常化”与日美同盟强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在安倍较长的任期内都将得到长足发展,但后者更能代表中长期日本发展的真正动因和矢量方向。

(一) 同盟前景——可控的“利益矛盾”与可能的“战略拓进”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很难全部付诸实施,其政策受制于美国复杂的制衡体制与民意舆论,也受制于当今世界的秩序尤其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现实。当前,特朗普的关注点和工作重心是国内问题,对亚洲安全及外交尚在学习和熟悉过程中,但无论是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热点问题,还是中美和美俄大国关系,特朗普任性作为的空间都不大。特朗普政府的初期组阁情况,比如其外交安全政策团队核心成员的政治哲学和政策倾向确实令人忧虑,但安全及外交政策上特朗普将部分倚重于国防部长马蒂斯、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三者总体上主张现实主义路线,扮演相对沉稳的角色。^①所以,特朗普外交与安全政策似正回调到一定可预期的传统逻辑和运转轨道上来,美国国防部长、国务卿和副总统在2017年早期即密集访日,并非偶然。

近期来看,日美同盟的运转和走势取决于以下两点:(1)特朗普政府对同盟的政策和态度;(2)日美双方对矛盾与摩擦的处理成效。其中,第一点是战略性结构因素,第二点是战术性技术因素。矛盾集中在“钱财物”且引发关系剧烈震荡的可能性不大,比较之下,战略层面尤其是军事安全领域有可能加速迈向深层发展方向。

显然,在当前日本将对美同盟视为基本国策以及同盟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日美同盟如果生变,那么变量因素也应在于美国新政府大幅改变原有的政策方向,尤其改变奥巴马政府强化同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现实中,这一幕并没有发生,特朗普在内政事务处理上似乱象迭出,但在外交上表现得相对理性、具有政策连续性。特朗普的对外决策,包括对日及对华政策似正逐渐回落到大众主义、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某种均衡点上。特朗普

^① 理查德阿米蒂奇认为,特朗普政权对日政策的中心人物是马蒂斯。参见《阿米蒂奇:特朗普亚洲政策中心人物是马蒂斯》,日经中文网,2017年1月26日、<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viewpoint/23490-2017-01-26-02-54-58.html> [2017-01-30]。

尚未以政府或本人名义发表对外政策文件，但是，其战略顾问们的系统文章、其本人的外交表态、美日军事继续深入合作的现实，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特朗普冲击”不会改变同盟强化这种趋势。同盟是当今美国维持其国际权势、推行对外战略的必需品，美国传统的亚太政策包括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拉住并依靠同盟这一点上已形成“路径依赖”，特朗普上台也无法脱离此轨。美日双方经过短暂的磨合与适应后，同盟已逐渐恢复常态和回归既有轨道，美国新政府的对日方针已渐显轮廓。

2016年11月7日，特朗普胜选前夕，其政策顾问彼得·纳瓦罗、亚历山大·格雷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上发表题为《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亚太观》的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特朗普即将推行的美国亚太政策概貌。该文批评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太过软弱，断言特朗普当选后会“以实力促和平”，着重加强美国军力，特别是重建海军军力；在让盟友负担一定美国驻军费用的同时，保证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① 纳瓦罗、格雷的文章反映了特朗普本人和共和党高层在未来美国亚太政策方向上的基本共识，这种方向不是推翻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是要以特朗普的方式继续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和存在。显然，前后两者都非常重视日本的作用，无法离开日本进行政策设计和操作。

2017年2月，特朗普在超规格接待安倍访美时声明，美国将加强在亚太的存在，继续充当亚太地区的领袖和稳定基石，美日基于同盟的合作不可或缺，明确承诺将致力于使用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内的全部军事实力保卫日本，《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② 这等于宣示美日同盟关系在其任内继续重要并前景无虞。^③ 特朗普政府对其东亚同盟体系的重视还体现在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首访即奔赴东亚盟国，马蒂斯在访日时重申《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在推行再平衡战略时给予日方的承诺基本都被承袭下来。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持有怀疑和批评态

^① Alexander Gray, Peter Navarra, “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 – Pacific How the Republican nominee will rewrite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Asia”, November 7, 201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11/07/donald-trumps-peace-through-strength-vision-for-the-asia-pacific/> [2017-01-30].

^② 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共同声明」、2017年2月10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27766.pdf> [2017-02-20].

^③ 对此，安倍也强调日美在东亚区域安保同盟的重要意义，两国将共同确保所谓的南海自由航行权。

度,可能弃其名而不用,但特朗普的批评其实并不是针对再平衡有无必要,而是反对再平衡的方式方法,其欲构建的是再平衡战略的精华版或升级版。事实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在亚太的同盟承诺与军事活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得以加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2016年11月15日对媒体表示,尽管美国政府面临换届,但美国将继续维持对印度洋和亚太地区盟友的“坚定承诺”,美国不会离弃亚洲,如有必要会采取军事行动并赢得战争。^①2017年2月4日,美日在夏威夷外海实施联合反导试验,SM3-Block II A 新型拦截导弹试射成功,这款导弹是美日两国宙斯盾驱逐舰通用的。^②在南海,美军“维护航行自由行动”继续实施。美国航母战斗群、潜艇、战机频繁出没于南海敏感海域,“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母则于2月开赴南海巡航。日本对此局面采取某种跟进措施应是早晚之事。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在全球层面有一定的战略收缩趋势,但在其认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区域,应不会放弃前沿存在和同盟强化,不会放松对盟国的掌控和利用。在整个亚太和东亚地区,日本无疑是其重要同盟国,是支撑其亚太战略实施的关键支点国家。^③多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方向”:中心是制约中国、对华竞争;基本方向一是将资源投放重点聚集于军事领域,以海军为重点扩充军备,树立硬实力优势,二是继续履行对盟友伙伴的安全承诺、加强同盟实力、深化同盟合作。其背后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实力促和平”。特朗普所指的“实力”,既是将更多更先进的军舰、战机、导弹、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到亚太地区,也意味着将其盟国尤其是日本作为其在亚太遏制中国和支撑美军重返亚太的主要着力点。短短一个多月的任职期,特朗普政府已在亚太与日本等盟国建立了有效联系和大致共识,两国同盟关系应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日美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基本都来自于特朗普对同盟的交易期待和施压恫吓。这正好说明,在日本做出部分努力和让步后,美方也有可能见好就收,相关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或僵持后有望得到“软着陆”式解决。

^① 参见晓岸《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更加突出军力、更加针对中国》,2017年1月20日, http://www.china.com.cn/news/world/2017-01/20/content_40142589_3.htm [2017-02-20]。

^② 导弹为美日从2006年起联合研制,已多次成功发射。导弹上的电子元器件是三菱公司生产,识别和拦截能力非常高,是世界最先进的海基反导系统,海上自卫队计划2021年在宙斯盾舰上换装这种武器。

^③ 有关同盟及支点国家的论述,参见:孙茹《美国的同盟体系及其功效》(《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期)、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

1. 关于双边贸易摩擦和谈判

此问题不外乎三种解决出路: (1) TPP 起死回生, 美国重回多边自由贸易, 日美双方以皆大欢喜收场; (2) 2017 年 4 月开始的日美 FTA 谈判, 难免摩擦, 但双方互相妥协, 尤其是日本做出让步, 在争执及博弈一段时间后平息收场; (3) 发生 20 世纪 80 年代日美贸易摩擦那样的情况, 但这次日本坚决不让, 谈判陷入僵局并持久化, 拖累双边整体关系的发展。很明显, 其中的第二种前景的可能性应该较大。特朗普决定退出 TPP 后, 改为与签署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可能会寻求与日本签署对美更有利的 FTA, 要求日本在汽车及农产品领域大幅让步, 双方在贸易政策、汇率问题等领域可能产生对立和摩擦。但目前看来, 特朗普上台后在对外政策上显然也开始慎重考虑与盟国的关系, 部分照顾日本的利益, 他在 1 月首次国会演讲中未就对日贸易逆差和日元贬值点名批评日本, 在 2 月日美首脑会谈后基本停止了该种批评, 改为同意双边谈判。实际上, 日方也以积极姿态, 例如增加对美投资及创造就业机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特朗普要价”做了部分回应。预计在 4 月举行的日美“高层经济对话”等场合, 日本会在寻求延续 TPP 主要精神和基本规则的基础上, 继续寻求对美合作与妥协。

2. 关于分担更多的安全义务和负担

2017 年 1 月, 特朗普的国会讲话在涉及安保问题时, 依旧对同盟国的经费负担提出了要求。虽然此前稻田防卫相已表示“日本负担的已经够多了”, 但比起因毫不妥协而导致美军撤走及日美关系僵化的前景, 做出适当努力使美方大致认可还是会被认为符合当前日本的利益。比起直接交足“保护费”, 日本将可能“以役代赋”——谋求发挥更多作用、承担更大角色来满足特朗普式“美国减负”的要求, 具体操作办法有以下几种: (1) 购买美国武器, 包括考虑“萨德”入日, 实现日美韩反导组网等。(2) 继续在东海加强军事部署, 增加自卫队守岛夺岛能力, 以日本自己站上一线而为美军减负。(3) 在南海周边地区, 助美巡航, 或与美一起向东南亚有关国家提供资金及装备援助, 助其加强防卫能力。(4) 在全球治理和非传统安全领域, 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例如在国际维和等事务上多做贡献, 减轻美国负担。^①事实上, 在以上领域, 日美双方很快找到了较多共识, 2 月安倍访美对特朗普表示

^① 这种贡献在大方向上应是增大而非缩小, 但未来一段时期在具体实践上仍是渐进发挥甚至是曲折演进的, 日本政府及民意尚难承受自卫队在海外大规模流血的代价。

“日本将在同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责任”，后者同意并回应“美日一起投资继续构筑防务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还就日本承担驻日美军费用表达感谢^①，而此前马蒂斯访日之际已赞赏此种负担是“值得（别国）学习的榜样”^②。

（二）日本战略走向——加速走向自主自立、政军大国

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文官体系决定其在短期内很难做出剧烈的政策变动，尤其是牵涉到国家预算和中长期战略规划的问题。例如，不大幅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日本就很难在安全防卫领域进行政策转换和跃进。但是，正如分析人士所言，即便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增信释疑和安抚措施，其传统盟友或跟班兄弟中真正放下心来的并没有几个，包括日本在内。^③ 所以，“特朗普冲击”是在心理上影响日本中长期走向的一个重要节点，无疑会加速日本筹谋自保自立，甚至包括其在远期行为上可能做出世人现在无法预料的举措。二战后，日本因为美国的战略收缩、“越顶外交”以及强军要求，受过多次冲击和惊吓，做出过不同的因应（参见表 2）。此次“特朗普冲击”应算是其中很大的一次——因为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正跟中国处于抗衡争锋并倍感吃力之时，而过去受到“冲击”时日本并没有面临如此全方位的地缘政治困境。

表 2 历史对比中的日方因应策略变迁

美国对日政策要求 (要求日本强军扩军、扩大军事作用、扮演更大的安全角色)	日本的态度与回应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即冷战初期，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要求日本较大规模扩军、加强军备。	吉田茂首相消极对待并“抵制”美国要求，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建军和扩军。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70 年代初，美国战略收缩，尼克松政府（主义）要求全球盟友分担义务责任。	日本部分响应，尝试政策跃进，但最终仍采取“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只应对“限定小规模侵略”，安全保障仍然靠美。
20 世纪 80 年代，美苏“新冷战”，里根政府要求并支持日本作为西方一员积极发挥抗苏的军事作用。	以中曾根内阁为代表，日本政府做出了一定积极的回应——提出“千里海防论”“不沉航空母舰论”，但受国内环境制约，主要仍限于政治姿态和政策宣示，并没有发挥多少实际的军事作用，增加军费及自主防卫也是半途而废。

① 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共同声明」、2017 年 2 月 10 日。

② 防衛省「日米防衛相共同記者会見概要」、2017 年 2 月 4 日、[http://www.mod.go.jp/j/press/kisha/2017/02/\[2017-02-20\]](http://www.mod.go.jp/j/press/kisha/2017/02/[2017-02-20])。

③ 参见《专访王逸舟：特朗普上台不会撼动中美关系的根基》，2016 年 12 月 2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2/20/c_129413097.htm [2017-01-30]。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要拴住日本、再定义并强化日美同盟,将同盟作为“亚太安全基石”,让日本在亚太发挥一定的安全作用。	日本配合美国,染指“周边事态”,但也只是负责美国的“后方支援”,不能与美国一道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国际安全事务也不能发生“武力一体化”。
21世纪初“9·11”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要求盟友和“志愿联合”提供全球反恐帮助。	小泉政府态度积极(如罕见地以一个月时间通过“反恐法”),借机将自卫队开往中东印度洋;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声称自己只负责后勤支援,没有踏入战争之地、没有与美国等发生“武力一体化”(联合作战)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日本等盟友发挥作用,分担更大责任(部分是应对中国崛起)。	民主党政府由消极转向积极,直到野田内阁开始主动配合美方。安倍二次上台后,全方位积极主动利用此机,在其执政的四年多(2012年以来),日本利用此难得机遇,大力推动法制改革、政策突破、军力建设、部署调整,打造军事崛起格局,为日本“政治大国化”“国防正常化”创造条件。
2017年特朗普政府,让盟国分担更多的安全费用和防务责任。	日本计划在同盟中发挥更大作用、实质性地深化日美军事合作的同时,进一步切实推动外交自主化、防卫自立化,增加防卫预算,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不排除在武器装备上取得某些突破,在“后安保法”和“后集体自卫权”时代,更加主动积极介入地区热点问题与国际安全事务等。

大约从2010年前后起,日本在战略上的自主自立动向开始且行且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快速强势崛起,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日本等盟友发挥作用,分担更大责任。对此,日本是先有自己的国家战略考量,再有利用美国达成自己目标的隐性设计,即在自己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中,设法让美国为己所用。这一现象在以前的日美同盟互动模式中很少发生。并且,从微观来看,这种主动利用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个渐次调整和递进的过程。例如,在民主党执政时期(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鸠山首相相对美方的要求采取了消极、观望甚至是抵制的态度,菅直人内阁在困窘中回调了鸠山的对美政策。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等事件促日开始向美靠拢,日美同盟借机升温。野田内阁对美的要求则是积极顺应、有所作为,特别在防卫相森本敏和首相助理长岛昭久等保守派国防族势力集团的推动下,通过2012年日美“2+2”会议,主动开展对美协商,推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隔六年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奥巴马上台后虽然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其实在2009年就说过“美国不当世界警察”,其亚太政策举措,包括对华总体“围和”姿态、对中日争端的立场和态度,在日本保守派和鹰派眼里并不到位、给力,让人安心。

日本的政治与战略主流层都注意到了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变化以及“美降中升”的亚太地缘格局变动，也都注意到随着中国发展、美国可能的战略收缩，导致中美搞战略交易、“越顶外交”而可能使日本“受害”的可能性。整个奥巴马时代给日美关系带来的变化之一是，日本几乎开始相信美国并非万能，自己必须采取行动来增加保卫国家利益的资本和选项。^①因而，日本政治精英层都开始强调日本要有主体性——要让日美同盟为日本国家利益所用、把同盟纳入到日本国家战略所需及发展规划中。长岛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充分利用美国”战略思路，代表了包括自民党保守派和鹰派在内的某些共性同盟认知。^②

2012年安倍二次上台后，面对国际格局变动、日中博弈加剧，更加难以做到彻底相信美国、把自己的国运全部托付给日美同盟，在长线战略上（而不是中短期）对同盟可能松动的前景已有所考虑，也开始做准备、留后手，例如主动利用此机，全方位推动“战略性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等。日本在政治“大国化”、军事“正常化”的进程中，也即在其国家战略设计中，主动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在安倍执政的四年多时间内，日本利用此难得机遇，大力推动法制改革、政策突破、军力建设、部署调整，打造军事崛起格局，为日本“政治大国化”、“国防正常化”铺路，进而为“夺回强大日本”、为日本充当国际社会“主要玩家”创造条件。表面上看，美国是棋手，日本是同盟关系中的一枚棋子，实际上日本并不甘于当棋子，还努力争当棋手，一直在设法调动美国，争取自己的战略利益最大化。

所以，日本对美国政治变动和战略调整可能导致的对日冲击，已有所预料并开始着手应对准备。安倍政府一直在推进外交自主和防卫自立的备案工作，只不过这肯定是一个长线操作，非朝夕所能完成，而特朗普出乎意料的上台以及其特立过激的言论，短期内确实让安倍政府受到了冲击和惊吓，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安倍政府的应对处方，也即日本主流政治精英和战略派的基本共识是，适当改变国家发展方向和战略，加速从内政外交及国防上“摆脱战后”、谋求自主化并预留后手。除了历史修正主义行为不太被认同外，安倍主导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大战略）、推进的战略性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包括修宪强军以及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允许军职人员参政

① 田中均『日本外交の挑戦』、角川新書、2015年。折木良一『国を守る責任』、PHP新書、2015年。

② 長島昭久『「活米」という流儀』、講談社、2013年。

等的机制体制改革以及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修订《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以放宽军事用途领域、开启太空网络政策空间的军用化等,基本上是主流派的公约数主张。当然,作为直接应对日美同盟可能遭受的变化,日本也积极推动时隔18年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这既是为了以积极行动配合美国重返从而拉住稳住同盟,更是为了增强自主安保和防卫能力的自觉举措。

特朗普上台后,日本无疑将加速谋求战略自主,摆脱战后体制并成为“正常国家”。办法有两个:(1)借“特朗普东风”,加速“国家正常化”以及对外“出海”发挥更大作用。预计美国新政府将继续支持日本修宪强军,支持日本在亚太及全球事务中扮演更为活跃的角色,这也将是特朗普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政府不会错失良机,将抓紧利用美方的松绑机遇,加快修宪进程及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同时以“在同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义务”“根据2015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继续实施并扩大防卫合作”为名,凭借维护海洋秩序、反导、反恐等抓手,主动承担或代理美国部分业务,积极介入海洋等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①(2)打独自算盘、开独立分店,推进升级版的“战略性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以日本特色大国外交及强军路线尽可能谋取战略自主和自立。安倍政府在外交和安全上已显诸多自主倾向。例如,首先,在外交上,其推动的日俄外交,屡次招惹美方不快,但仍一直在照常运转甚至加速动作;对欧盟和北约加速开展“洲际外交”,抬升政治地位和战略影响;在东南亚对菲、越等国的拉拢和稳定工作,一度比美国还要显得急切和投入;推动印太战略和对印“准结盟”明显地具有地区大国自主联合、抱团取暖的迹象。其次,在安全防卫领域,安倍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谋划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并意图在武器装备等硬实力建设上积攒更多资本——包括利用周边危机事件,推动“矛”“盾”兼收——既获得“攻击敌基地能力”,又取得“萨德”入日可能。在后安保法时代,日本更加积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谋取全球影响和地位,围绕南苏丹维和行动,2016年12月日本甚至一度在联合国抵制美国制裁南苏丹的禁运方案,引发美

^① 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共同声明」、2017年2月10日。

方公开批评，这也大致能反映出安倍政府的某种自主志向。^①

四、关于中国应对的若干思考

事实上，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经贸政策变动，都会对日本走向及中日关系产生影响。日本当下面临的战略处境及其可能的策略调整，使其对华“谋缓求稳”的短线需求有所上升，对中日关系带来一些相对利好影响或可资利用因素。总体而言，中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较之前获得某些利好机遇：（1）日本因 TPP 战略计划遭挫颇受打击，一定程度上给亚太或东亚（中日韩）区域合作推进、中日双边贸易发展带来了某种机遇。（2）特朗普上台后的混乱，导致了日美同盟出现短暂空窗期，日本联美制华短暂停摆并在军事安全上底气不足，担心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无法收拾，其欲在东海保持一定紧张局势但举动不会太出格，当有意愿和中国建立海空联络机制。（3）特朗普一段时间内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他本人似乎也没有固定意识形态。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政策选项中没有的条目，日本一般也无法用来作为对华战略的有力武器，日本“价值观外交”发挥的效力多少受到限制。

（一）多维负面影响需要引起足够注意

当然，比起上述机遇，对华负面影响或更为明显，具体反映在以下日本强化同盟、拓展外交、增强军力、介入热点所带有的对华竞争、防范和抗衡指向上。

1. 日本力促同盟强化，导致中国宏观战略环境承压趋重

如果同盟体系崩溃，意味着美国霸权体系终结，当今日美两国显然都不愿这种情况出现。受到“特朗普冲击”，安倍政府更加坚信同盟并非一种“必然赐予”，而是要靠日本的主动作为去争取其存在、稳固和强化。为此，预计日本将不断通过以下三种手段拉住和稳住同盟：（1）提高日本在同盟内的价

^① 同时，也要注意日本的两个特性：（1）安倍推动的日本“正常化”与大国化，比二战后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推动的相应动作都要快，成果都要大。安倍的紧迫感和雄心非其前任所能比拟。但是，日本统治层和精英界并非毫无节制和国家理性，他们也注意吸取二战惨痛教训，认为要看清时代潮流，要与能代表时代先进性和主导性的势力集团结合联合。当前日本国内尚未出现穷兵黩武、反智冒进的危险局面。（2）在安全军事领域，日本国内复杂的政治力学、战略文化规范的作用机制一直在起作用。在具体的历史案例和情境中探讨日本国家内部结构和过程如何影响领导人评估威胁、制定对策、动员社会资源以执行战略选择时，可知日本的每一次突破尝试都面临制约，只能采取小步前行的策略。例如，针对特朗普最初的核武建议，岸田外相表示日本拒绝特朗普关于建议日本考虑发展核武的提议，岸田说“日本现在没有打算发展核武器，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有这种打算。”

值，包括在东海和第一岛链附近替美国站岗放哨、把守一线并分担前沿事务；(2) 在东亚热点区域特别是在东海和南海，适度挑动紧张局面，以测试和留住美国；(3) 推动“日美+N”的小多边主义联合，以区域网络拉住美国 and 同盟。这三点内容，在2月安倍访美双方发表的共同声明、日美防卫首脑会谈概要中，皆有重点表述。^①而贯穿三点最为危险的是：在特朗普—安倍时代，日美作战深度融合并无缝对接，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并通过“新安保法”、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后，日美军事一体化转入实操及实战模式，美军对中日冲突或日美“两军”对地区冲突生成自动反应及介入机制。典型事例是，2017年2月，美日在夏威夷外海实施联合反导试验，SM3-Block II A 新型拦截导弹试射成功，而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萨德”入日的可能性。这种合作其实绝不是针对朝鲜那么简单，它将在中国周边打造一个多层次、全方位、自动化的联合反导体系。^②

日美同盟经过“特朗普冲击”后，在安全上有可能进入战略蜜月期，至少不会比奥巴马时期显得弱化。日美相互借重和协作会加强，美国在东亚有所动作时将会更多地拉上和利用日本，而日本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愿意掺和，配合美国加大制衡中国的力度，两者联合对外干涉配合度和层级或有更新和抬升。2017年2月，稻田在与到访的马蒂斯国防部长举行会谈时曾表示“美军在南海的行动有助于维持基于法制的海洋秩序，(日本)支持美军的措施。”^③安倍、特朗普可能任职到2020年前后，正值中国第一个百年目标预期的实现之时，日美对中国的牵制、竞争、博弈恐怕只会更激烈而不会消停，面对中国的崛起，日美同盟的地区安全角色被认为就是要在未来长久发挥制衡中国的决定性作用。^④宏观战略环境上，中国与美日在亚太的总体竞争态势当会更加严峻激烈，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军事威胁只升不降，这个大趋势难以避免。

2. 军事自强，增加两国的对峙频率和走火系数

(1) 日本内部：为加强对华威慑和反制力量，以软件松绑和硬件强化来较大幅度地整军经武，即为了“能战”和“实战”的政策量宽和武备建设将

① 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共同声明」、2017年2月10日。

② 参见李大光《萨德打造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第12期。

③ 防衛省「日米防衛相会談の概要」、2017年2月4日、http://www.mod.go.jp/j/press/youjin/2017/02/04_gaiyo.html [2017-02-20]。

④ Kurt M. Campbell,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New York and Boston: Hachette Book Group, Ink, 2006, p. 311.

加快加强。未来,日本加大防卫预算增幅,将防卫预算逐渐调高到占GDP 1.0%—1.5%上下的500亿—700亿美元、打造日本版反介入和拒止(A2AD)战略的非对称作战能力与大型攻击性武备,不是没有可能。而多增加的预算,如果以提高非对称抗衡、战略远程打击的能力为目标,通过连续使用、突出重点、抑陆向海、倾向西南,将产生较大的政策效果。

(2) 中日双边:根据现行《防卫计划大纲》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自卫队承担“夺岛”“守岛”任务,日益前出东海前沿并盯防中国海空力量,同时日本还调整并强化部署,将原本防守薄弱的西南岛链进行“要塞化”处理,专门制定应对钓鱼岛不测事态发生时的统合防卫战略方针。^①这种影响已经发生并将越来越大,中国舰机每出岛链必遭干扰,中日舰机对峙与缠斗已然成为“新常态”,双方擦枪走火的概率上升。未来,视美方政策动向,日本不排除会有更激进活跃的表现。

(3) 多边及地区安全事务方面:首先,在美国亚太战略尚没有完全明朗的情况下,为了拉住和稳住东盟某些小伙伴,日本继续在南海搅局,采取很多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措施,联手某些国家增强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其次,如果特朗普政府公然决定在南海加大存在和介入,日本当会以某种形式跟风而动,尽力发挥自己的配合作用。美国军方思维和利益主导国防路线,对外军事政策有其惯性和连续性。美国两大舰队司令宣称要巡航南海,2017年2月起其核动力航母已开赴南海巡航。这些动向预示着未来日本在南海仍然有机可乘、有操作空间,也会不断引发中日矛盾与博弈。

3. 外交自主,引发中日竞争及博弈的国际化与激越化

鉴于无法完全信赖与依靠美国的保护,安倍一直在预留后手,扩大“朋友圈”,寻找替代项和合作增长点,对华展开国际博弈和多边制衡,以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日本以及日美联手引起的对华多边外交战,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特朗普当选后,日本的涉华外交动作看点接连不断。

(1) 构建日印准盟友关系,以印太+两洋来平衡中国。这背后被认为有对特朗普将采取何种亚太战略的担忧。2016年11月,日印领导人会晤时围绕加强日本与印度洋沿岸国家联系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交换意见,就安倍“印太战略”与莫迪“东方行动战略”对接达成一致。双方确认日印两国的合作将“带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重回平衡”,还就日美印海上联合军演

^① 「尖閣有事へ統合防衛戦略、政府が今夏までに策定」、『読売新聞』2017年1月6日。

达成共识。^① 日方认为，在特朗普胜选、美国外交不透明情况下，为了牵制崛起的中国，将印度定位为盟国并加强关系是必要的。^②

(2) 正如前述，执着于打开对俄关系局面，改善东北亚地缘政治处境，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获得对华博弈的有利态势。

(3) 利用时局，推动并提升日韩及日美韩安全合作，补齐次区域外交短板，用以制衡中国。特朗普 2 月批评朝鲜发射新型导弹，声称加速在日韩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是众多选项之一，将会强化美韩日军事关系及三边准同盟。日本对此求之不得，接受部署“萨德”以及推动构筑军事同盟三边化和“区域阵营”意向明显。^③

(4) 推动与澳、印尼等支点国家关系，继续利用南海争端问题牵制中国。安倍 2017 年首访即选择菲越澳印尼四国，被认为是极具代表性意义的地缘外交行动。

(5) 以国际公共外交和舆论动员，对华进行软实力较量和软制衡，导致多边领域的中日争斗与博弈有愈演愈烈之势。2017 年 1 月前后，日本驻英使馆被曝收买英国智库抹黑中国，英国《泰晤士报》发文披露，日本驻英使馆收买英国知名智库杰克逊协会，间接利用英国前外交大臣里夫金德等人发文，批评中国外交政策以及对英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日本加强软实力和海外宣传的费用为数不低，且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抵消或反制中国影响。

(6) 在经济贸易领域，开展对华规则竞争与秩序压制，构筑没有 TPP 的后 TPP 体制。美国舍弃 TPP 后，日本欲扛旗出头，挽回败局。同时，安倍政府还联合美欧，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2016 年 12 月 11 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15 周年，此前数日安倍在参议院 TPP 特别委员会上亲自宣布其不承认方针^④，日本经济产业省则在 11 日当天加以宣布。

日本的这些举措，无论对中国的总体贸易环境，还是对“一带一路”构想具体实施条件，都构成了干扰影响和竞争压力。

4. 使日台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变数

特朗普虽不至于正面颠覆“一中”政策，但可能为牵制中国打“台湾

^① 外務省「日印共同声明」、2016 年 11 月 11 日。

^② 印太战略是安倍 2016 年 8 月在肯尼亚出席会议时提出的新外交战略，旨在强化从亚洲横跨印度洋再到非洲的广大区域的联系。非常明显的是，日印还在伊朗的恰巴哈尔港进行合作，抗衡中国的瓜达尔港建设计划，在政治经济及安保层面皆有牵制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意图。

^③ 参见朱锋《特朗普政府上台与亚太安全局势的新挑战》，《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④ 『読売新聞』2016 年 12 月 5 日。

牌”，包括提升美台军事交流层级及对台军售等。一般而言，日台关系不会超过美台关系的框架，但美台关系如有异动，安倍政府当会跟进利用，借机将日台关系从民间与经贸合作向政治安全领域做进一步提升。安倍意图利用日台关系牵制中国由来已久，为此已经设计很多动作，包括通过其弟岸信夫与蔡英文密切接触、推动日台“海洋事务合作对话”等，日本新安保法的出台为其留下了配合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解释空间和操作可能。而蔡英文在特朗普确定当选后，也把进一步拉近对美日关系纳入其对外关系选项，台湾当局正加大亲美亲日路线，意图以小博大、撬动地缘格局变化并居中谋利。台日接近动机较前强烈，这些给了安倍政府极大的可乘之机。2017年新年伊始，美日台三方军机就开始装备统一的空中识别系统，1月日本又将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此举被视为日台“断交”后的最大政治突破。2月，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发表《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7——不断变化的中台关系》，其中将台湾作为与中国大陆并列的“国家政治实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① 防卫研究所不完全代表政府立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日方的思维倾向和政策动向。

（二）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

中日关系及相关联的中日美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家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特朗普和安倍可能执政到2020年前后期间，中国尤需确保良好外部崛起环境，应争取避免日美成为自己崛起道路上的负能量和巨大包袱。

1. 经略格局，稳住中美，优化对日战略态势

当今国际形势经历着冷战结束后的一次较大变化，起因之一是美国政治变化及“特朗普冲击”，变化背后深层次现象是世界格局和地区秩序的深刻重塑。当今世界“一超多强”下的战略关系格局，目前对中国并非不利，例如美国自弃“多边高地”，中美关系有所好转，美俄关系并不顺畅，美欧龃龉不断，美国有意在中日三角关系中保持一定平衡等。对此，中国应进一步引领全球治理及经济健康发展，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体系，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支持“后TPP时代”的亚太区域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包容、多元、平等、普惠的世界秩序和体制，发展伙伴关系网络及壮大“朋友圈”，以

^① 参见《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2017年2月24日，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441374.shtml [2017-02-26]。

“一带一路”倡议联通欧亚大陆以及印太两洋，争取在全球及多边格局中谋得有利的对美态势。^①

中日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日本主流意见也承认，中美关系的走向具有格局意义，影响亚洲以及日本的安全保障。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可以采取政治磋商沟通、经济互利融合、军事控危处突的综合举措。保持高层密切沟通和危机预警管控，非常重要。如果能谈好合作，经贸往来抓住机遇，中美关系也有利好一面。^② 中国期待最好结果，但已有信号显示特朗普缺乏政治经验，有可能惹起突发麻烦，对华也可能采取鹰派路线——尤其是在“四海”——黄海（朝鲜半岛）、东海、台海以及南海问题上，所以中方宁愿把问题和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应保持底线思维，做好最坏打算和必要准备。

中日各自的对美外交状况，对中日博弈走向影响很大。若中美开局不利、关系紧张，安倍政府不会无动于衷、不加利用。特朗普在任职后与安倍会晤前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重要通话，两国元首确认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性，强调要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发展，重申继续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政策。目前，经过双方密切沟通和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平稳过渡和发展。相比竞选期间特朗普对华的强硬态度，美国新政府对华立场似乎正发生转变，两国关系在磨合期和适应期的过渡尚未出现夸张的试错局面。在安倍访美之际，特朗普还特意当面强调，与中国国家主席有着温暖对话，正在融洽相处的方向上，这（美中关系良好）对日本也有利。^③ 这一理性表达，使得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突出有利位置，实际也为日本处理日中关系划出了框架和下限。

2. 推进“后 TPP 时代”的中日双多边经济合作与利益融合

特朗普上台后，军事安全领域的美日关系过渡相对顺利，但中短期内双方在经贸上仍面临博弈和矛盾。中国可利用特朗普的贸易保护和反多边自贸，

^① 为此的重要施策方向，应是联俄、拉欧、和印、稳东盟。2017年5月，中国将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当前，中欧协调具有现实动因和条件，出现了为共同应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相互接近动向。对照之下，美俄“蜜月期”并未出现，美国目前又无充足以动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交换筹码，而中俄两国目前的政治家也相当成熟。同时，中国应加大投入，推动双边及多边合作，加强功能性安全军事合作，从而稳定与东南亚关系，改善地缘政治环境。事实上，南海周边形势暂时无忧，中国与菲、越等的关系正缓和与改善，美国介入并奇货可居的余地不大。

^② 例如，特朗普最想要的是中国在经贸问题上向其屈服，因为他执政后将优先关注国内事务，谋求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减赤等经济议程上尽快创造政绩。中国可适时利用此点，对美抑制消极面，突出互惠互利面。

^③ 首相官邸「日米共同記者会見 安倍総理冒頭発言」、2017年2月10日。

明确支持发展全球及地区自贸,助力国际经济金融开放、有序,推动和各方
的自贸谈判。在这一点上,中日之间有一定的利益契合点。日本官方也承认,
日中“通过对话和合作,共同努力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两国唯一的选择”^①。在 TPP 凋落的情况下,中国应利用经济领域可能增多的机会,联合亚
太有志国家,大力推动中日韩 FTA、RCEP 以及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
力促这些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诱导日本将经合重心重置于东亚合作框架,
使其利益内嵌于区域经济网路。^② 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多有抵
制,但在当前形势下,不排除其进行局部战术调整,显示一定的参与意愿。
所以,通过多重地区合作框架和平台,使日本利益的重心和大头落在东亚区
域合作网络,其对华政策的非合理成分和盲动冒进因素将可以被部分抑制。

日本在战略及安全上作为中国对手的属性短期内很难改变,中日“政冷
经温”的局面还将持续。在经济领域,2016年中日贸易总额仍有2748亿美
元,日本累计对华投资1000多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国别中仍属最多,而
且中国对日投资也在逐年增加,并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海外购买方。双方旅
游及人员往来规模庞大,单是2016年中国赴日游客就达到630万人次。进入
2017年后,日本自民党总裁任期正式延长,安倍有望进一步长期执政,再无
借口不在经济建设上有所建树,因此需要应对特朗普冲击给日本经济带来的
消极影响,对华保持正常经贸往来关系。巨大的利益交汇与相互依赖是稳定
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应加强可能的中日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开展功能
性合作,推进双边经济利益融合。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及可能的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通过构筑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促使日本在中美之
间采取相对平衡的立场是应加以争取的目标。

3. 妥善应对新时期日本加速“战略自主化”和“国家正常化”

首先要看到,日本利用美国“特需”(特朗普需求)加速调整二战后
国家发展路线,加快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目标,强化对华军事部署,将导致中日
直接碰撞概率较前上升,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干扰中国实现战略目标。
为此,中国应注意实施如下几点举措:(1)对日应切实处理好争端与摩擦,
落实危机管控机制。在关注“四海”动向的同时,重点做好东海和南海这

^① 岸田文雄「变化の年を展望する」、『外交』Vol.41、Jan.2017、11頁。

^② 例如,日本投资者在2016年12月抛售201亿美元美国国债,创三年来抛售最大规模,同期中国也大量减持美国国债并失去对美第一大债权国地位。中日对美经济战略至少在这一时刻有趋同倾向。与此同时,到2017年1月,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日本债券持有者,双方利益正趋向深度双向融合。

“两海”的摩擦处理和争端管控，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应尽可能保持平稳局面，避免军事破局。(2) 对日本及日美同盟须保持足够的威慑及反制力量。未来，日美两国及其同盟很可能加强军力及前沿活动，尤其是在第一岛链及西太平洋加强布控及封锁能力，日本将逐渐获得二战后不能涉足的攻击性武器装备、非对称作战能力，整体军事能力将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在东、南两个方向将面临日美压力。对此局面，中国应有准确研判和应对准备。(3) 对日保持大国心态、战略定力和正常往来。对日本的“正常化”演变应有预期和预案，对其中短期内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似不必过忧。中国已是世界公认大国，外交上可动员和动用的资源和能力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一定程度上对日要摆脱“受害情结”，加强对日引导塑造的战略和战术能力。中国对日可明确政策底线，越过底线坚决反制，但在不过底线之时，对日关系“普通化”及双边正常往来应得以维持。

其次，也需认识到，中日关系具有“政经分离”两面性以及复合相互依赖的复杂性。即便特朗普上台，当前中日关系应该说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美国也并不希望中日两个大国发生正面冲突并将自己卷入其中。从逻辑上看，中日相互依赖并摩擦的复合关系状态并未生变，相互依赖意味着利益攸关度的上升，为进一步加深合作开辟了空间（当然也伴随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日本为高度的对华依赖及中日相对收益不均感到不适，同时较长时期内又非常看重从这种依赖中获利得益的情况。对华保持基本和平、初级稳定、互利往来、从“中”获益的局面，应是日方的利益所在。所以，经过双方努力，一定程度的和平与稳定应该能够实现。当今大国关系皆非友好与对立的单选模式，边斗边交、边处理问题边往来合作，乃当代国际关系的一种新常态。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经贸互利、民交不绝，是中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复合关系模式，这种样态为新时期中日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留出了空间和可能。

4. 利用“周年”机遇，推动短线稳定与渐进改善

安倍2012年上台以来，中日关系反复震荡、不断摩擦、时而恶化，始终难以稳定、向好。经过几年摸索，两国领导人都感觉到如此局面对双方都不利，可以看到，2014年开始双方有初步修复关系意向，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2016年后，双方在避免两国关系发生剧烈波动上开始具有更多共识，都有意采取沟通和磋商方式稳住并修复关系。2016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就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推动两国关系稳定

改善和发展达成重要共识。2017年2月,中日外长在波恩会晤时再次确认此点。在这一共识指导下,2016年下半年到进入2017年后,中日关系大体保持了一种低位稳定的态势。

从目前来看,双方稳定并改善关系具有一定条件。美国新政府中短期内仍要集中于内政及经济问题,外交上其注意力仍在俄罗斯和中东区域,尚未集中在亚太、日美同盟或中国,中美双方已一再确认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在特朗普政府的东亚外交议题排序中,中日矛盾、钓鱼岛问题并不在第一等级。特朗普并非无条件支持日本对华挑战与对抗,其公开表态显示,至少当下美国蓄意利用钓鱼岛争端挑翻中日关系的用意并不明显,中国有条件使东海方向保持一个基本的动态平衡态势。受到“特朗普冲击”后,日本的对华姿态,在战略上仍试图挽回局面(例如对TPP等)、不愿服输、加大国际博弈,但在战术上则多显灵活和务实、不厌交往,其基本倾向是在日美同盟关系没有理顺之前,避免在对华方向上过分造次、完全交恶,这也是岸田外相所云“发展与中国的稳定友好关系”“构筑符合新时代的日中关系”的用意之一。^①所以,中日不破底线的竞争和对立不会停止,但双方谋求缓和、开展务实交流和互利合作的愿望和行动也不会打住。^②在此氛围下,“中日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双方各领域对话与交流逐步恢复”^③。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还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中日双方应抓住此机遇窗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重大敏感问题,开展各领域交流活动,推动两国关系稳定改善的进程。

Japan's Strategic Response to "the Trump Shock"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u Huaizhong

Japan has experienced with "the Trump Shock", which is parallel with "the Nixon Shock" that Japan experienced in the 20th century, since the new U. S.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Japan has great concerns for changes of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Asia-Pacific geopolitics and

① 岸田文雄「变化の年を展望する」、『外交』Vol. 41、Jan. 2017、11頁。

② 例如,2016年12月第六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双方就东海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并探讨了开展海上合作的具体方式。201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见了出席中国全国人大与日本国会众议院合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日方代表团。

③ 参见《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出席2017日中友好新年会》,2017年1月26日,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sgxxs/t1434166.htm> [2017-02-20]。

disputes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that may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Japan. All the concerns are due to “the heart knot about China” of the Abe administration in the new context. In response to “the Trump Shock”, Japan has taken active steps in stabilizing the Japan – U. S. alliance, keep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extending the diplomatic space and accelerating the military buildup, which reflects Japan’s growing anxiety. “The Trump Shock” serves as a stimulus and has different im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s strategy as the Japan – U. S. alliance. In the short – term, it brings issues to Japan and the alliance. In the long – term, it motivates Japan to pursue self – independency and become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reat power, and also promotes the mechanism of Japan – U. S. alliance.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China has to be faced with a challe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featuring the acceleration of power building of both Japan and Japan – U. S. alliance, which requires China to prepare and respond in an early stage and adopt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トランプショック」下の日本の戦略対応と中日関係

吳 懷中

トランプ氏がアメリカ大統領に就任する前後、日本は心理的に20世紀の「ニクソンショック」を超える影響を受けた。日本は主に、世界経済・政治の秩序、アジア太平洋の地政、中日間の争いといった三つの分野で不利な変化が生じることを懸念している。この三種類の懸念は第2次安倍内閣の「中国に対するわだかまり」に由来している。日本は同盟関係の安定・秩序の維持・外交の開拓拡大・軍事力の強化において、積極的に主体的な措置を取っている。近年、こういった措置およびその背後に含まれる憂国の情が顕著になってきており、「トランプショック」は觸媒としての役割を果たし、日本の戦略の動向および日米同盟に様々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短期的には、両者共にその影響を受け混乱に陥る可能性があり、中長期的には、日本の「対米自立」「自主防衛」、政治・軍事大国への加速に有利となる。一方で、同盟関係の深化・拡大、とりわけ軍事・安全保障関係の強化にも役立つ。一定の期間に、中国を取り巻く安全環境は、同盟関係の強化と日本の自立が「対立物の統一」の範囲内で同時に急進展するという憂慮すべき局面に直面するだろう。中国は長期的視野と短期的視野を融合し、多方向のコントロールを行い、総合的な施策を取るべきであり、早期に研究、判断と準備を実施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责任编辑: 林 昶)